



展恩华 著

梅庄旧事

山東文藝出版社

展恩华 著

梅庄旧事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庄旧事 / 展恩华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329-2993-1

I. 梅… II. 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5325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印 刷	潍坊彩源国标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60×230毫米 16开 印张/23.5 插页/2 千字/337
定 价	30.00元

第一章

大油袖对微眯着眼睛的薛蓉说：“当年，孔老二出生的时候，也不会哭。接生婆一掌打下去，打出了个大圣人；我大油袖这一掌，说不定能打出个女县长来。”

狗剩晃着双臂来到梅蕾的跟前，弯下腰对梅蕾咧咧嘴：“梅蕾，快回家看看吧，你娘生了个小母牛。”

当第一股带着秋意的风从北国吹来，经过梅庄大队第三生产队的牛棚南下时，牛棚里杨树上的所有叶片都在惊扰中又跳又叫。一片发黄的叶片晃悠悠地落下来，被饲养员梅广元的光光的头顶接住。梅广元向右微侧着身子，双眼直直地盯着母牛的屁股，对落在头上的叶子浑然不觉。老母牛的尾巴用力翘着，两侧的皮毛不时呈现出两道细细的波纹从前身向后身荡去。

两条细细的红红的腿从牛尾下探出，梅广元赶紧伸出右手攥住那鲜艳红润的牛腿帮母牛用力。

“爹，爹，俺娘要生了！”梅花急匆匆跑进牛棚，对着梅广元大喊。

“生就生呗，反正也不是第一回。”梅广元头也没抬，淡淡地说道。小牛已出来半个身子，母牛用力地喘着粗气，一道黏稠的白色液体从老母牛的嘴巴里流了出来。

梅广元把左手按在牛的屁股上，右手加大力气。当小牛露出三分之二的身体时，梅广元急忙用双臂抱住小牛。

梅花走到梅广元跟前，把爹头上的落叶拿下来。

“爹，俺娘要生了！”

梅广元全神贯注地为母牛接生，没有搭理梅花。见爹对要生孩子的母亲毫不在意，梅花就努了几下嘴，跺了几下脚，身子也随之摇了好几摇。

梅花是梅广元家的老大，下面有俩妹妹。一心想要个儿子的梅广元似乎对老婆生儿这件事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梅花，快！快回家熬些小米粥，端来给小牛喝！”梅广元头也没抬地下着命令。

见没有回音，才发现梅花早已不在跟前，他嘴里嘟囔了一句：“可别再生个赔钱的货。”

小牛生下来了，梅广元微微一笑：“还是‘妹子’通人性，想啥来啥！”梅广元对这头老母牛始终以“妹子”相称。

母牛用舌头舔着小牛身上那层白亮的薄纱一般的黏膜，眼里流露出慈母般的光。小牛昂着头，前腿直直地斜撑着，蜷曲着的后腿用了几次力，身子几乎转了一周，在“跪四方”后，终于站了起来。

牛衣包下来了，按照习惯必须用只鞋拴上，挂到树上。梅广元在牛棚里找了一圈也没看到鞋的影子，就弯腰脱下自己的鞋。鞋的后跟正好有个洞，他使用草绳把鞋和牛衣包系在一起，用手提着，走出牛棚，向那棵歪脖子柳树走去。

梅花从牛棚出来，正好遇到护坡员张大嘴从田里回来。张大嘴说：“梅花，干吗去了？”

梅花说：“找俺爹。”

张大嘴说：“找你爹干啥？”

梅花说：“俺娘要生了。”

“真能干。”张大嘴的大牙龋了两下，脸上显出一丝羡慕、一丝嫉妒、一丝神往，仿佛是对梅花说，又仿佛自言自语。

梅花没有听懂张大嘴“真能干”的意思，就没有接张大嘴的话。

张大嘴望着梅花走远，心里想，梅广元虽说没有儿子，可比自己强

多了。三个闺女一个比一个漂亮，如果再生上一个儿子可真的“抖”起来了。可是，我张大嘴……张大嘴慢慢蹲下来，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烟袋，一张纸条，他把烟倒在纸条上，卷成一个喇叭筒，然后用舌头一舔烟纸，把烟纸封住，再掏出一包洋火来，划着火把烟点上，猛地吸了一口，对着在风中摇曳的柳树吹了一股烟。烟被风吹回来，扑到张大嘴脸上，张大嘴咳嗽了好几声。

梅广元赤着一只脚，提着牛衣包走过来。

“生了？”张大嘴问。

“生了。”梅广元说。

“生了个什么？”

“母的。”

张大嘴一听，刚才内心的酸楚立时烟消云散。他大嘴一咧，大牙一龇，笑得前仰后合，气都喘不匀了：“弟妹生了个母牛！哈哈哈！”

梅广元就用手里的牛衣包抽打张大嘴，张大嘴就嚷着“梅广元的老婆生了母牛”走了。

梅广元把牛衣包扔到柳树上，殷红的血一滴滴往下滴答。牛衣包的腥味引来了三条狗，伸着红红的舌头舔地上的血。

这头被梅广元叫“妹子”的母牛，已和梅广元相伴十多年，产牛七头。“妹子”越来越老了，但还产下一头小牛，不容易啊！梅广元觉得无论如何也得给“她”补补身子。

梅广元还没走进家门，就听到接生婆大油袖大声地叫喊：“梅花，快，再兑些水！”

对于老婆薛蓉坐月子的事，梅广元也并不是全不在意，只是在他看来，老婆生孩子就好比拉一次肚子，没什么了不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梅广元多么盼着老婆能给老梅家生个儿子啊！然而，曾有个相面的人早已把他梅广元命中注定只开花不结果的“天意”告诉给了他，所以他对老婆这次坐月子不存太大的念想。

尽管如此，梅广元仍然怀着微茫的希望，希望老婆能有个“意外”之

喜。他想，老大叫梅花，老二叫梅朵，老三叫梅蕾，如果这次生个男孩就叫梅根——老梅家的一条根。

“梅根，梅根，娘的，没根，咋这么不顺耳？”梅广元一想，咋这么晦气？想个名字都是无儿的命！梅广元一掌打在自己的光头上。

梅花正端着一盆兑得不热不凉的水向屋里走，梅广元立时把梅花叫住：“梅花，快看看，有把儿没把儿？”

梅花白了爹一眼，没有答话，就进了屋。梅广元站在门外等消息。一会儿，梅花出来了，梅广元问：“看了没有？”

梅花淡淡地说：“是个妹妹！”

梅广元一听脸立时变了，抬起脚就朝那只咕咕叫着觅食的老母鸡踢去。鸡没有踢到，脚上的鞋却像长了翅膀一样“日”的一声飞了出去。

鞋飞出了墙外，正好落在背着粪筐转悠着拾粪的郭子顺头上。郭子顺骂道：“谁家的破鞋，满天地乱飞？”郭子顺把鞋捡起来，一股带着温热的臭气直钻进鼻孔。“娘的，这么臭！”正欲扔掉，转念一想，何不用它换些针线，他就把鞋揣到了怀里。

梅广元本想出门找鞋，却被一股诱人的小米粥的香气“拉”住了脚。他走进饭屋，见梅朵在熬小米粥。米粥在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整个屋里弥漫着诱人的香气。

梅广元掀开锅，就用勺子向一个瓦盆里舀。梅朵见不对劲，就去夺。梅广元一扬手，把梅朵推到一边。梅朵的头碰到了墙上，便哇哇地哭了起来。梅花听到哭声往饭屋跑，梅广元端起瓦盆就往外走。

梅花给梅朵擦擦泪，然后把锅里剩下的一点米粥盛在一只黑釉碗里，端进母亲的房间。

接生婆大油袖五十多岁，上下“通圆”：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肚子，圆圆的屁股，连那两只小脚都圆嘟嘟的。听说，当年她丈夫苏长旺正是看中了大油袖圆嘟嘟的小脚，才娶了她做老婆。

如果说弥勒佛是须弥山上的接引佛，大油袖就是这人世间的“接引婆”。在梅庄，比大油袖小二十岁的人，十有八九是大油袖的手接引到这世

上来的。可惜，大油袖这人命苦，丈夫死了，也没生下一男半女。平时，她以说媒接生为“副业”，享到了别人难以享到的“油水”，两个衣袖整日油亮亮的，让人好生羡慕。大油袖自己也常常以此为荣，不时地会在人前掸掸她的袖口。

婴儿顺利地产了下来，但并不像梅广元说的拉泡屎那么容易。生过孩子的薛蓉，脸色发黄，神色疲惫，额头上布满了细细密密的晶亮的汗珠。梅朵的哭声提醒了薛蓉：这刚下的崽怎么不哭？是不是个哑巴？

薛蓉心存疑惑，但没有说出来。大油袖从薛蓉的眼神中读懂了薛蓉的担忧，她自信地笑了笑，便左手提起婴儿的小腿，让婴儿头和地面形成一个直角，然后右手用力猛地打在婴儿的屁股上。一掌下去，婴儿的屁股上的红润还没泛出，就爆出了婴儿尖厉的哭声。

这一掌仿佛打在薛蓉的心上，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但听到女儿的哭声，立时又破涕为笑了。

大油袖对薛蓉说：“当年孔老二出生的时候，也不会哭。接生婆一掌打下去，打出了个大圣人；我大油袖这一掌，说不定能打出个女县长来。”

薛蓉说：“什么县长不县长的，只要平平安安的就行了。”

一个人如果正年轻，又懒惰，就会时常感到无所事事，他的腿、手、嘴、眼就会闲不住。狗剩就是这么个主儿。他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时常冷锅冷灶，每天东家一口、西家半碗地吃着千家饭。吃过了，他就满街满巷地逛，一会儿赶鸡，一会儿砸砸狗，再不就和不大的男孩子撑撑老婆架子。

就是这么一个主儿，却有一个叫人羡慕的身份——大队贫协委员。

大街上，梅蕾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正玩拾子的游戏，小小的石子像魔术师手中的钢球在梅蕾的手上跳跃。

狗剩晃着双臂来到梅蕾的跟前，弯下腰对梅蕾咧咧嘴：“梅蕾，快回家看看吧，你娘生了个小母牛。”

梅蕾用眼翻了一下狗剩：“你胡说！”

狗剩一本正经地说：“真的，你爹亲口给张大嘴说的，张大嘴又给我说的。那还有假？”

梅蕾知道狗剩取笑她，就不理他。狗剩于是蹦着圈大声叫起来：“奇怪奇怪真奇怪，梅蕾娘生出母牛来！”他的叫声引来了一群男孩子，男孩子们感到这顺口溜十分有趣，都一起跟着叫：“奇怪奇怪真奇怪，梅蕾娘生出母牛来！”

梅蕾受到嘲笑，像是被人扒下了漂亮的小花褂，又是心疼又是羞，就哇哇地哭了起来。

梅广元听到孩子们的叫喊和梅蕾的哭声，拿着捞草用的箢篱从牛棚里蹿出来，对着叫得最欢的狗剩扣下去。

大油袖用衣裳的大襟擦着手从梅广元家出来，对着梅广元大叫道：“广元，你怎么回事？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不管不问，你还有心在这里和孩子打闹！老婆不是你的老婆？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梅广元满不在乎地说：“婶子，不就是生孩子吗？把腿一撇，孩子不就出来了么？”

大油袖说：“别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我也不想管。说吧，孩子我给你接下来了，你是管酒饭呢，还是给礼钱？”

梅广元放下箢篱，用手拄着，头一下子低了下来，嘟囔道：“你咋不给我接个儿子？要是儿子，给你十块二十块我都没话说！”

“哎，梅广元，你这话怎么说的？你撒玉米种，叫我包你收小麦，世上哪有这种事？”大油袖这么数落着梅广元，不免有些生气，就把一只手抵在腰上，另一只手指着梅广元。大油袖本来又矮又胖，这个亮相，活像一把老旧的大肚子茶壶。

梅广元赶紧辩解道：“婶子，我不是那意思！”

“我不管你啥意思，今天我也不多要你的，给我三块不算多吧？”大油袖伸出了三个手指头。

梅广元无话可说，忽然想起刚刚背过的红宝书的话，仿佛一个没有了子弹的战士重新得到了武器，底气立时足了十二分：“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您就算为人民服务吧！”

“伟大领袖是说过要为人民服务，可伟大领袖他老人家没说‘梅广元就是人民’呀，也没让我白给你老婆接生呀。”

梅广元一下子被堵了回去，像刚吹起来的气球又撒了气，立刻蔫了下来，口气也变得像煮久了的面条：“婊子，我真的没有钱。”

大油袖寸步不让“广元，尿还能憋死人？没有钱可以用物顶啊！”

“要不，把那只老母鸡给您送过去？”梅广元说。

大油袖早看上了梅广元家的那只和自己有几分相像的肥肥圆圆像个肉球似的芦花老母鸡，心中暗喜：“那也行，明儿一早就得给我送过去。不然，别怪我大油袖不客气！”

第二章

狗剩一泡尿滋在一株杨树上，正在爬树的二十多只蚂蚁死于非命。

梅广元一听变了脸，把铡刀箍一拔，把铡刀举起来：“你敢在我梅花身上动心思，我就劈了你。”

薛蓉一句“不容易”，一下子把大油袖说软了心。

鸡叫三遍之后，东方渐渐透出一抹银灰，早起的鸟鹊也开始唧唧喳喳地叫了起来，薛蓉便开始叫梅花、梅朵去上学。梅花揉揉眼，推推身边的梅朵：“梅朵，起身，上学了。”梅朵哼哼着翻了个身，还是睡。

梅花坐起身，穿上上衣，然后把身边的梅朵拉了起来。

“干吗？”梅朵不高兴。

梅花说：“星期一，知道不？”

梅朵懒洋洋地求梅花：“姐，麻烦你代我给老师请个假，就说我生病了。”

梅花生气地说：“请假自己请。”说着，翻身下炕，洗一把脸，背起书包就走。

梅朵慌了，揉搓着眼睛：“姐，等等我。”梅花便站在门口等她。

梅广元从牛棚回来，到鸡窝去掏鸡。梅花问他：“爹，你抓鸡干什么？”

梅广元头扎进了鸡窝里，闷声闷气地说：“生个丫头，搭上只鸡。我梅广元倒了哪辈子霉了？”

梅花一听，明白了咋回事。梅花跑过来拉爹：“爹，你不能抓。咱家买油吃盐全靠它了。再说，我娘坐月子，总得吃个鸡蛋吧！”

梅广元家就四只母鸡，三只是刚长成的雏鸡，嫩蛋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最能干、最勤快的就数这芦花老母鸡了。再说，这老母鸡是经过鸡瘟考验的，是鸡中的老寿星，另外三只随时都有被鸡瘟撂倒的危险，所以芦花老母鸡对他家就显得尤为重要。

梅广元把鸡提在手上，掂一掂，又看一眼梅花，冷冷地说：“看你娘那点本事，还吃鸡蛋？吃鸡屎也捞不到热乎的！”说完，转身走出家门。

梅广元沿着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石板路去给大油袖送鸡，一边走一边把手伸进鸡的屁股里，摸摸有蛋没有。他感到老母鸡那温热的屁股里有一枚光光滑滑、柔柔软软的蛋在滚动，脚步就渐渐慢了下来。“生了个累赘，搭上只鸡，哎，我梅广元净做赔本的买卖！”梅广元一肚子沮丧，但他不愿食言，把光头猛地一摇，脚步又快起来。

推开用木栅栏做成的大门，梅广元来到大油袖的院子里。

“吃了吗？”这是乡下人平时见面的问候语。可是，这次梅广元和大油袖的见面却不是时候，大油袖正提着裤子从用玉米秸围成的茅房里出来。梅广元还是照例问道：“婶子，您吃了吗？”

听梅广元这么一问，大油袖脸立时一沉：“广元，怎么说话呢？”

梅广元自知失言，忙把鸡一举：“婶子，我给您送鸡来了。”

“放地上吧！”大油袖一边走一边挽裤腰，然后抽出一只手去拿搭在肩上的黑布腰带。

“放这儿了！”梅广元弯腰放下鸡。鸡伏在地上，停了那么一会儿，感到自己的翅膀一阵紧箍之后又获得了自由，试着抖了两下翅膀，猛地一起身，窜了。

“鸡，快抓鸡！”大油袖见鸡跑了，就挥着手臂大叫。

梅广元和大油袖开始满院子追鸡。大油袖的腰带没有系牢，裤子一下

子掉下来，绊住了脚，摔在地上。

一大早，大油袖掉了裤子失了鸡，觉得十分懊丧，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梅广元，你这个缺德鬼，你不该耍我这孤老婆子。”哭着哭着，大油袖就想起了自己早死的男人，“苏长旺，你这个死鬼，你这个挨千刀的，你撇下我走得怪轻巧，却把我留在这世上让人欺侮。你咋就不睁眼看看，你老婆现在过的什么日子？”

大油袖的哭闹引来了早晨上工的社员和上学的孩子，大家站在门口、伏在墙上看热闹。梅广元一时不知怎么办，两只手直挠他那光光的头顶，草屑、头屑像是一群欢快的小蠓虫在他的头顶飞行。

队长梅广济把两只手背在身后，不慌不忙地走过来。他那公鸡嘴巴一样高而挺的鼻子，习惯性地用力吸了两下，一双鹰样的眼睛一会儿看看梅广元，一会儿看看大油袖，然后厉声问：“怎么回事？”

大油袖刚擤了一把鼻涕，就两手抱住梅广济的腿：“广济啊，你得给我做主啊！要不，我就不活了！”

梅广济莫名其妙：“啊，咋回事啊？啊？”

大油袖哭诉道：“梅广元他不是人，他想占我的便宜！”

梅广济一听，把鹰眼一瞪，质问梅广元：“广元，你也是三个孩子……不，你也是四个孩子的爹了，怎么还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梅广元一听，急得直搓手：“队长，不，不是这么回事！”不等梅广元解释，梅广济又质问道：“是咋回事啊？啊？油袖婶子的裤子还没提上呢，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大油袖一听，才意识到裤子还没提上，赶紧提上裤子爬起来，一摸，腰带不见了，她就四下里找，可就是找不到，惹得围观的人一阵大笑。

大油袖骂道：“笑，笑，笑你奶奶的头啊？”然后，把裤腰一挽，裤子就牢牢地束在腰上了。她拍拍手上的泥，“谁笑，我就撕烂他的嘴！”

“该上学的上学去，该干活的干活去。都走，都走！”梅广济两手做着让人散开的手势。

张大嘴在狗剩耳边嘀咕了一句，狗剩一听，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高

兴得在地上蹦了好几下。然后，他在一个男孩耳边嘀咕了一句。男孩把几个学生叫到一起，一嘀咕。“一二！”男孩起了个头，几个学生齐声喊道：“梅广元，抱花鸡，大油袖家里占便宜。大油袖，真好吃，光着屁股追母鸡。”

大油袖一听，抄起笤帚疙瘩指着那些男孩子骂道：“我打死你们这些小杂种！”

孩子们像一群受惊的麻雀“噢”的一声散去了。

牛棚是个很大的院落，一拉溜五间草房里养着一头公牛、三头母牛、一只毛驴。院子里大小小四棵树，都是清一色的杨树，无论大小都亭亭玉立。院里放着从农民家中汇聚而来的已成为集体财产的大车小辆、步犁铁耙。一群麻雀兴奋地从树上飞下来，跳着蹦着啄食地上的草种。

梅广元先把牲口一一牵出来，拴在树上。当牵出“妹子”时，梅广元用手轻抚着“她”的肩、“她”的背、“她”的腹，还不时地回望一眼跟在“妹子”后面的小母牛。最后牵出的是小毛驴。他先让毛驴在地上舒舒服服地打几个滚，然后，把它拴到嵌在墙上的石桩上。毛驴站在墙边，一边打着响鼻，一边用蹄子刨着地面。牛们对昨日的夜草吃得似乎很满意，把圆圆的肚子贴在地上，嘴不停地嚙动，嘴角流出长长的白沫。

梅广元脱下裤子，搭在牛屋门口的一棵杨树的树杈上，只穿一个红底白花的内裤，然后把一块被青草染成了绿色的蓝帆布系在腰里。

狗剩说：“叔，你怎么把婶子的裤衩穿来了？”

梅广元白了狗剩一眼：“什么你婶的？是我的。”

狗剩说：“咱大队就你‘个别’，除了你，哪有老爷们穿裤衩的？”

梅广元把眼一瞪：“你怎么这么多话？干活！”

“哎哟。”狗剩叫了一声，用手狠力地挠后背，但肩胛骨中间的地方就是够不到，他就跑到一棵树上去蹭。那树仿佛也痒了起来，不停地抖动着。

好歹不痒了，狗剩刚一提铡刀把，就又放下了：“我得撒泡尿！”狗剩

一泡尿滋在一株杨树上，正在爬树的二十多只蚂蚁死于非命。

梅广元骂道：“老驴上套，不拉就尿！”

梅广元续草，狗剩按铡。狗剩用力摁着铡刀，可就是铡不断草。见狗剩这样不中用，梅广元骂道：“当年怎么不让狗把你吃了，留下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狗剩是小字辈，梅广元骂他，也不生气，反而给梅广元耍起了贫嘴：“叔，你也别嫌我，说不定我还会成为您的上门女婿，靠我养老送终哩！”

梅广元把嘴一撇：“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模样，像你这种懒得腚里爬蛆的人，就是长到七老八十也不会有人跟你。”

狗剩又用力按了两下，铡吭哧了两声，一束草愣是没有铡断。“起来！你续草，我铡。”梅广元气呼呼地站了起来。

梅广元一边按铡一边教训狗剩：“狗剩，你也老大不小了，再懒下去，死了也是饿死鬼。”

狗剩听了梅广元的话不但不服气，还振振有词：“懒汉懒汉，有人管饭。咱穷咱光荣。”

梅广元不再理他。

狗剩的手越来越慢，他的魂却像长出了兔子腿，越跑越快。在小梅庄，梅琴长得最他娘的顺眼了，可惜她是个地主羔子；梅婷那妮子也好看，就是眼里有凶光；李玉芬的奶子怎么那么大……最后梅花出现在狗剩的脑子里。那眉、那眼、那嘴、那腰、那腿，看哪里哪里好看，想哪里哪里迷人，如果给自己做老婆，嘿嘿……狗剩手停下了，把右手食指放在嘴角，发起呆来。

“狗剩，你他娘的做什么美梦呢？”梅广元大声一喊，吓得狗剩打了个激灵。令梅广元想不到的是，狗剩突然双腿一跪，两眼直直地望着自己：“叔，您就把梅花给我做媳妇吧，我会叫您抱上大胖外甥的！”

梅广元一听变了脸，把铡刀箍一拔，把铡刀举起来：“你敢在我梅花身上动心思，我就劈了你。”

这一突然的举动，吓得狗剩爬起来就跑，边跑边回头望望梅广元。到了门口，见梅广元没有追上来，他就站下来，对梅广元喊：“梅花早晚得给我做媳妇。”

梅花出门上学，刚想迈步，突然感到头有点晕，就在门枕石上坐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不但不见轻，反而痛了起来，她就对梅朵说：“梅朵，你替我向赵老师请个假，就说我头痛。”

梅朵听姐姐这么一说，忽然想起自己让姐姐捎假姐姐不捎的事来，就做出嗔怪的样子，对梅花说：“你不给我请假，我也不给你请！”说着，就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蹦蹦跳跳地走了。

咕，咕，咕咕。一阵鸡叫引起了梅花的注意。一抬眼，那芦花老母鸡像个胜利逃亡者一样一步一摇地回到了梅花的面前。梅花常给它喂食，老母鸡一点也不怕她。梅花一伸手，老母鸡身子就俯下去。梅花把老母鸡抱在怀里，用手轻抚着鸡的羽毛，那双水灵的大眼睛流露出爱怜的光。

“梅花，你爹呢？”大油袖气呼呼地进门来了。

梅花抬起头，见是大油袖，就问：“奶奶，啥事啊？”

“我给你娘接生，忙了整整一天，把两条腿都累细了。你爹给我送鸡作酬谢，可他又把鸡给放回来了。这不是要我吗？话说明了，我是来要鸡的。”梅花一听大油袖是来要鸡的，把老母鸡抱得更紧了。老母鸡有些喘不过气，把脖子伸了好几伸。

“快给我！”大油袖把手朝梅花一伸，梅花一侧身，不想给。

大油袖有些恼怒：“我给你梅家接来一条人命，你梅家人就舍不得一只鸡？像你们这种无德的人家，没有后也是活该！”大油袖说起话来像没有把门的，说人家无后时候，竟忘了自己是个孤老婆子。

梅花说：“奶奶，求求您，把鸡留下吧，我娘正在月子里，怎么也得吃个鸡蛋补补身子啊！”

“梅花，把鸡给你奶奶吧！你奶奶也不容易啊！”薛蓉一句“不容易”，一下子把大油袖说软了心。大油袖对屋里喊：“侄媳妇，还是你的身

子骨要紧，我也没什么不容易的。至于酬谢嘛，就免了，让梅花帮我推上两遭碾就行了。”